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  
第二十三回 用嚴刑公子認供 見冤枉老奴痛哭

話說華兆壁受了幾□下刑杖仍不肯招，洪鵬程大怒，叫左右將大刑抬來伺候。左右一聲吆喝，早將夾棍抬了上來。老蠻子在旁說道：「大相公，我看你全行招了罷，這般刑杖我是吃過苦的，受了苦還是要說，橫直是你同我們做的，何不硬著嘴說。」兆壁大聲響道：「你這死囚犯，受了誰人買囑。在堂上害我？要想苦打成招，我華兆壁即死在此地，也不夠你的心思。皇上定律：凡在學的生員，不能私自用刑，豈不知天上有天，那時皆有個明白。」洪鵬程被他這一番置，遂將驚堂亂拍。叫「將他夾起來，」左右遂將兆壁的左腿褪將下來，套在圓洞裡面，一人將他身子扳住，後面兩人拖住兩膀，左右四個人抽著兩根繩子，專等堂上招呼收緊。洪鵬程道：「你招是不招？本縣這般刑法不是好受的，勸你好好招來，免得吃了這苦還是要招。」兆壁那裡承招，只是「冤枉」喊不絕口。洪鵬程到了此時，只是忍心害理的叫下面收繩。兩旁一聲答應，遂將繩子抽起，只聽得哎呀一聲，冤枉兩字喊尚未了，兆壁已昏了過去。差人連忙上稟道：「犯人現已昏了，請老爺示下。」洪鵬程明知他受不過此刑，只要得他認了供，居心也不欲害他性命，只要候葉家把親事完了，那時再慢慢想法把他弟兄與湯德元放出。不料頭一個就遇著兆壁如此嘴硬，係不得已而用刑，現在見他昏去，叫他趕緊放繩，役人答應將繩放下，即將他的頭髮打開，取了些水來，對任兆壁的面門噴了兩口，只見停了一刻，兆壁把兩隻眼睛微微的睜開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冤殺我也。」

眾人見了他醒來，連忙說道：「兆壁，我看你還是招了罷，現在已經吃苦，難道再受二回麼？」兆壁仍然不睬，洪鵬程喝道：「再把他給我夾將起。」下面仍又將他套上，將索一收，可憐一個白面書生，現在臉上比那死人還不好看些。面皮如白紙一般，一點色也沒有，一副眼睛緊緊的閉住，地下血如泉湧，兩條腿早已破裂，要想一點好肉也沒有。

洪鵬程見了如此，又叫鬆刑。眾人仍然照著前次用冷水噴面，等他回陽過來，那知兆壁出身未經受過這般刑辱，一連受了兩次夾棍，此刻昏去不見醒來。差人怕擔不是，只得又來稟道。洪鵬程忙叫燒了紅灰，用醋噴煙，等他慢慢的醒來。差人如法製度，燒過後半會子，方慢慢的歎了一聲。已沒有前次雄壯。差人見他有了呼吸，漸醒過來。洪鵬程仍又叫他招供，此時兆壁真正難挨，只得大哭道：「我本是無罪之人，受了這般冤屈，三番兩次動用嚴刑，叫我從何說起？也罷，與受這凌辱，不如招個胡供。隨後身死，也比這爽快些。」差人見他說了此話，連忙說道：「你既看得到此，快說了罷。或者老爺尚可開恩，你若這般，怕的是吃刑苦吃不下去。」兆壁只得說不該於前月起意，同老蠻子等人同謀劫勒施園長家產，殺死事主兩人，次日分贓若干，並有湯德元與兄弟兆琨同謀為盜等情一一說了。招房照他言詞做成胡供，先與洪鵬程看過，然後拿下來，叫兆壁手印，旋即上了鑲拷，釘好監牌收禁。眾人把兆壁扶下堂來，那裡能走，一步一步望前便挨。

差人又未用錢，也不問他苦與不苦，疼與不疼，拖住他直望前走。兆壁無奈道：「你們也有良心的，應該也知道我這冤枉。現在兩腿這般苦疼，叫我如何的走法？求你可慢些行罷。」那些人因他未曾用錢，反響道：「誰能耐你這般待，老子家內也有婆娘孩子，當門戶的不過是混碗飯吃，伺候你一天一個錢也還未看見，既知對不起人，就該爽快些招，也免老子們費事。到了此刻，還要裝腔做勢的。照你這般，多過個罷，連老鼠也養不活了。快走罷。」兆壁到了此時，也是身不由主，可憐走一步，血跡一塊。好容易走到了二門口，早有一人上前哭道：「大相公你怎的招了這冤屈？受了如此嚴刑，聽說你招了供了，隨後性命怎的能保？太太知道，豈不要苦壞了。」

說完放喉大哭。兆壁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陶發。忙的說道：「你不必悲苦，此亦我的命該如此。但是太太那裡必要先行瞞住，待日後再說。我這裡無人探望，你閒時可常來看看，我家中托你照應，我從此不能見面了。」

說得聲音愈苦，不禁淚湧下來。那些閒人看見，莫不悽慘，皆云：「此人決不象是強盜，何以縣官硬要他招供？內中必有情節。」無奈事不由己，也只得在旁歎息。

陶發還要抓住說：「二相公現在那裡？為什麼強盜要誣好人？將來太太怎樣好？」那些差人推推擠擠。不由他分說，已將兆壁收進監內。陶發望見，只是大哭，站在監門外。內中有好人說道：「你在此處無益，我看你仍是想個法兒，問是那個管監，花幾兩銀子，放你進去，會一面，然後請裡頭禁子代他洗洗傷痕，隨後再代他想法子，即站在此地也無用。」陶發聽得有理，揩了淚痕，出了衙。見有個看門老翁，上前問：「請問老兄今日值日頭翁是誰？管監的姓什麼叫何名字？」那人道：「今日值日的是李春，管監的也是他，現在此，你問他何事？」陶發道：「方才那個受刑的是我小主人，遭了這般的冤屈，他是個唸書人，如何能受這苦。想找個禁子進去，代他鋪監。」說了淚汪汪的滾下來，那人道：「不行不行，從前是有犯人進監，這要有錢都放進去。如今老爺到任，就下了諭條，一概不准探監，怕露了風聲，生出事端，故此不能進去。你要想為此事，我指你明路，等到二更時候，你再來，我代你見李大爺去，看他有何法想。陶發見他這般說法，只得出了衙門預備。

忽見一大堆人簇擁著一人進衙衝來，陶發上前一看，那知是兆琨。手膀捆住，被人拖住向前宜跑。陶發看見急得要死。哥哥方進監，兄弟又為捉來，也不怕人擠，上前去將兆琨一把抱住，死命的不放。大聲哭道：「二相公你出來幾天了，為什麼大相公受這般冤屈，你又如何為人抓來？」兆琨連忙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大相公怎的冤屈？」

陶發也不能多說，只得將要緊的話說道：「縣太爺說他是個強盜。只了夾棍苦打成招，將他收在監內。」兆琨聽了此話，大喊一聲，響道：「夏均祥，你害得我好苦，你既嫌貧愛富。當日你老子做主時你為什麼不阻他？現今將老子氣死了，卻用這般毒計來害我，少不得有個報應。我兆琨生不能食你之肉，死在陰間同你理論。」陶發聽了許多的話，方知是夏均祥為了葉親事故而設計謀害，正要上前再問，兆琨已經到了班房。只見兩個差人匆匆的跑進說：「你們將他看好了，老爺立即升堂，我有事即刻就來，務必鎖好。」眾皆答應一聲，那差人去後，這裡預備刑具。來至堂上站班，忽聽威武一聲，開了爇閣，洪鵬程二次升堂。隨即傳人將犯人帶上，衙役答應下去。到了班房，將兆琨拖了進去。不知兆琨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